

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

沈仁安
林铁森 译

史
与
史
学

日
本
的
修

坂本太郎 著
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北京大学出版社

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丛书

沈仁安
林铁森 译

日
本
的
修
史
与
史
学

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编

坂本太郎 著
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北京大学出版社

根据日本至文堂1980年4月版译出

日本的修史与史学

[日] 坂本太郎 著
沈仁安 林铁森 译
责任编辑：张文定

*

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大学校内)

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8.625印张 205千字

1991年2月第一版 1991年2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0001—2700册

ISBN 7-301-01402-3/K·99

(平装) 定价：4.70 元

译 序

史学史作为历史学的一个学科,相对而言不太受人重视,这在日本也是一样。日本的史学史研究有狭义和广义之分。狭义的史学史,研究历史学本身发展的历史。具体说,就是从纵观全局的高度,研究历史理论、历史观点的发展变化,研究史书编纂体例、表达形式的发展变化,研究史学流派、代表人物、代表著作、史学思潮、史学与其他意识形态以至与政治经济的关系。对于具体历史问题的研究历史的研究,属于广义的史学史范围,在日本叫做研究史。它与我国的研究动态、研究综述之类有相似之处,但性质完全不同。日本的研究史具有历史性、研究性和评论性,而我国的动态、综述以介绍现状为主。比较而言,日本学者更重视研究史,出版了各种专题的研究史,如“邪马台国研究史”、“明治维新研究史”等。而严格意义上的史学史只有屈指可数的几部。战前比较重要的有清原贞雄的《日本史学史》(1929年初版,1949年增订)和大久保利谦的《日本近代史学史》(1940年),战后系统的著作当推坂本太郎的《日本的修史与史学》(1965年)。

坂本太郎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。1901年生。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国史学科,获得文学博士学位。历任东京大学教授、史料编纂所所长、东京大学名誉教授、国学院大学教授等职。专攻日本古代史,尤其在律令制度和古籍研究方面造诣很深,1982年荣获文化勋章。1987年故去。有《坂本太郎著作集》十二卷(吉川弘文馆1988—1989年)。主要著作:《大化改新研究》、《上代驿制研究》、《日本古代史基础研究》、《日本书纪校注》、《日本史》等。《日本的修

《史与史学》是一部以一般读者为对象的史学史著作。虽然是启蒙书，但是总结和吸收了前人和作者的研究成果，既有知识性的介绍，也有学术性的探索，内容丰富、深入浅出，引人入胜。对于我国读者来说，也是一本系统了解日本史学史的优质基础读物。

我们在翻译本书过程中认识到，日本的历史学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。日本史学无论古代还是近代，都深受外国史学的影响。日本的第一部史书、成书于8世纪(720年)的《日本书纪》，就是模仿我国正史的敕撰史书。其体例仿照我国正史的本纪，按天皇立卷，编年纪事，并收录我国魏志中有关中日两国通交的记载(见神功皇后纪39年、40年、43年、66年各条)。文体是纯粹的汉文，用汉文成语成句修饰，甚至原文抄袭我国的古史古籍。自《日本书纪》始，学习中国的正史，以之为范本，成为日本古代史学的传统。日本古代史学从修史宗旨到史观、史体、史笔，皆不出中国的史学体系。修史宗旨在于作政治的借鉴和人伦的规范；史观是儒家的道德史观，宣扬大义名分、劝善惩恶；体裁或编年体，或纪传体(德川时代两大史书，幕府编的《本朝通鉴》采编年体，水户藩编的《大日本史》取纪传体)；史笔或春秋笔法，字字寓意褒贬(《元亨释书》)，或“据事直书义自见”，编者不予置评(《本朝通鉴》)，或设论赞，纵论善恶得失(《大日本史》)。而评论日本历史常以中国历史作傍例，比较中国同类史实而评判日本历史的意义和价值。更有甚者，五山文学时期(14、15世纪镰仓末期至室町时代)重视中国历史而不关心日本历史，可见我国史学对日本古代史学影响之深刻。然而到了近代，史家的目光转向了西方资产阶级史学。明治维新后大量翻译西方史学名著，聘请专家讲学传授，派员出国留学深造，积极引进西方史学。日本近代史学各流派几乎无一例外都受到西方史学的影响。日本最早出现的近代史学——以福泽谕吉、田口卯吉为代表的文明史学，就是模仿英国巴克尔、法国基佐的文明史的产物。以实证主义为特征的日本近代资产阶级正统史学，是在德国历史学派兰克

的弟子利斯(1887年受聘于东京大学任教)一手培植下于19世纪末形成的,它是中国清代考据学和德国实证主义的混合物。至于20世纪20、30年代诞生的无产阶级史学(讲座派史学)则是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列宁主义传入日本的结果。

从史学体系说日本史学古代未超出中国史学的范围,近代未超出西方史学的范围,并不是说日本史学完全模仿外国,毫无独创。它吸取外国史学的理论和方法,结合本国情况,有所发明,有所创造。拿日本古代史学来说,就有其不同于我国史学的特色。这里仅就表面现象初步指出几点:

第一,没有形成新王朝编纂前王朝历史的传统。日本古代天皇制鼎盛时期,政府曾持续编撰了《日本书纪》、《续日本纪》、《日本后纪》、《续日本后纪》、《日本文德天皇实录》、《日本三代实录》等六部国史。但幕府时代天皇大权旁落,朝廷无力修史,而被委以政权的武家又无资格和条件编撰国家的正史。近代,明治政府建立之初一度恢复了中断数百年的修史事业,编撰了倒幕维新的历史《复古记》,但后来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,放弃政府修史,决定政府只编纂史料,以供史家利用。因此,日本没有如同我国的二十四史那样连续不断的历朝正史。

第二,创造了军记物语的历史叙述形式。在日本历史上武家统治历经镰仓、室町、德川三个幕府,长达700年之久。武家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意识与公家(朝廷公卿)迥然不同。适应武家统治的需要必然产生反映武家新时代的历史叙述新形式。军记物语采取小说的手法,使用通俗的文体,记述和描写武家事迹和战争,既适合武家不高的文化水平,又符合他们的情趣,因而为武家所喜爱。不过,军记物语虽以事实为依据,但夸张、附会、粉饰极多,创作与事实混淆,不完全可信,作为历史叙述形式未能长期流传。

第三,力图贯彻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。古代日本处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,它尊崇中国为上国,如饥似渴地吸取中国的先

进文物制度。在中国文化的滋养下，日本的民族文化渐渐成熟，民族自觉亦随之逐步提高，由此萌生了要超过中国并以日本为中心的意识。这在虎关师鍊的《元亨释书》(1322年)和瑞溪周凤的《善邻国宝记》(1466年)中已可见其端倪。虎关师鍊说，中日两国虽同是大乘佛教流行之地，然中国大醇而有小疵，日本则醇而又醇。瑞溪周凤批判了日本学生读中国历史，而很少读日本的六国史。到德川时代，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更加明确，史家厌恶不光彩的“倭”字，史书取名“本朝通鉴”、“大日本史”等。山鹿素行写《中朝事实》，“中朝”通指中国，而山鹿素行用以称呼日本，其意在表示日本才是中国即世界的中心。山鹿素行还从各方面论证了日本优于世界各国。这种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明治维新后与军国主义结合起来，成为日本侵略中国和亚洲的理论基础。

第四，根据本国历史特点灵活运用中国史体史法。在日本，除《大日本史》外，包括志、表在内完整的纪传体历史并不多见。志具有文化史性质，编写志、表需要有深厚的文化基础和高度的文化素养，古代日本尚不具备这些条件(《大日本史》的志、表最后到明治三十年(1897)才完成)。日本的正统史书一般采取以编年体为主、编年与纪传结合的体裁。六国史是编年体，但在贵族、大官死亡年月记其传。德川时代编撰的幕府前十代将军的实录《德川实纪》，也继承了这种体例，正编是编年体，凡例规定万石以上卒日立传。菅原道真编纂《类聚国史》时参照中国的类书进行分类，但项目设置有增减，排列顺序有调整。例如，不设天、地，增设神祇，神祇、帝王列在岁时之前(中国类书的顺序一般是天、岁时、地、州郡、帝王)。这是因为日本的天皇制和对天的观念与中国不同的缘故。《大日本史》的列传中有将军列传、将军家族列传、将军家臣列传等，也是考虑到日本将军的特殊地位和性质而增设的。这类根据本国情况的变通办法，虽不出中国史学体系，却表明了日本古代史家善于活学活用，多有创新。

必须指出,消化外来文化,创造民族文化,需要时间,需要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。因此,上述特色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,而是一个逐步的历史过程。这个过程大体上到德川时代完成了。德川时代是古代日本经济、文化最发达、最繁荣的时期,又是锁国的时代。闭关自守阻碍了吸取外国的新的先进文化,但却因此而得到了充裕的时间,可以从容不迫地咀嚼、消化、融和已经吸取的东西,并且创造自己的东西。吸收、消化、融和和创造的过程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就是日本的史学发展史。

研究日本史学史,探索和揭示日本历史学的发展规律,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。近年来北大的几位同志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努力,但偏重于剖析近、现代和当代的日本史学,对古代日本史学的研究尚是空白。为了补缺,我们翻译了坂本太郎的《日本的修史与史学》。对于书中涉及的一些历史事件、人物、典故、地名、术语等,做了必要的注释。坂本太郎的叙述偏重于古代、中世纪,近、现代过于简略,因此将我们写的几篇有关日本近、现代和当代史学的文章,作为附录收入本书。由于历史知识浅薄,外语水平不高,译文和注释一定有不少缺点错误,希望读者批评指正。本书的出版得到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资助,谨表深切谢忱。

沈仁安

1985年5月成稿

1990年7月补笔

序

本书按照时代顺序，叙述了日本往昔的历史书是怎样的、作者用什么眼光眺望历史、以什么态度撰写历史、并在多大程度上正确传达历史事实、以及在这过程中历史学是怎样进步的等问题。

过去，这样内容的书以史学史之名公开出版。但是，那样取名总觉得有挂羊头卖狗肉之感，因此老老实实题为“修史与史学”。我想，这个书名多少与内容相接近些。

尽管如此，全书质量不高，详略优劣参差不齐，令人担心。古代和近代过于简单，中世和近世似乎又太囉嗦。自己研究不够的地方什么事情都感到新奇，这也想写一点，那也想写一点，而不知不觉拘泥于一件事，未能广泛地环顾全局。我想一定有不少必须提到的重要作品和人物被遗漏了。

本书是为广大的一般读者写的，而不是供专家们看的。因此，为了使一般读者能够轻松地阅读下去，力求尽量写得通俗易懂些。

我设想，文字表达要浅显，内容则应大体上根据学者们的研究成果。有的地方我自己研究，叙述了自己的看法，但在很多地方采取了前辈的学说。这种场合本应一一注明出处，以表示对前辈的敬意。但在一本启蒙书上列举许多注释，就好比“观花人手持大刀”那样，显得很失调，因此一概从略。若蒙见谅则幸甚。

坂本太郎

1958年10月

目 录

| | |
|----------|---------|
| 译 序..... | 沈仁安(1) |
| 序..... | 坂本太郎(6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第一章 政府编修历史的时代 | (1) |
| 一、历史书的萌芽 | (1) |
| 帝纪和旧辞..... | (2) |
| 天皇记及国记臣连伴造国造百八十部并公民等本记..... | (3) |
| 二、古事记和稗田阿礼 | (6) |
| 古事记的编撰..... | (7) |
| 阿礼的事业..... | (8) |
| 特点..... | (10) |
| 三、日本书纪的立场 | (11) |
| 日本书纪的编撰..... | (11) |
| 书名..... | (12) |
| 史体..... | (13) |
| 史料..... | (15) |
| 润色..... | (17) |
| 史料价值..... | (18) |
| 四、六国史 | (19) |
| 政府编撰国史..... | (19) |
| 国史的编撰和法典的编纂..... | (21) |
| 体裁..... | (22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
| 书名 | (23) |
| 同编者的关系 | (24) |
| 日本后纪 | (24) |
| 续日本后纪 | (25) |
| 编撰机构 | (26) |
| 五、这个时代的历史学 | (27) |
| 纪传道 | (28) |
| 日本纪讲解 | (29) |
| 菅原道真 | (31) |
| 类聚国史 | (33) |
| 三善清行 | (34) |
| 淡海三船 | (36) |
| 大江音人 | (36) |
| 六、历史编撰的中断 | (37) |
| 新国史 | (37) |
| 日本纪略 | (39) |
| 本朝世纪 | (40) |
| 扶桑略记 | (40) |
| 第二章 故事历史与宗教史观的时代 | (41) |
| 一、世继和镜(上) | (41) |
| 故事历史的出现 | (41) |
| 荣华物语 | (43) |
| 二、世继和镜(下) | (48) |
| 大镜 | (48) |
| 今镜 | (52) |
| 水镜 | (55) |
| 增境 | (57) |
| 三、史论的开端 | (62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史论产生的原因 | (62) |
| 愚管抄 | (63) |
| 愚管抄的史观 | (66) |
| 愚管抄的经世论 | (69) |
| 时运循环说 | (70) |
| 四、军记物语 | (72) |
| 将门记 | (72) |
| 陆奥话记 | (74) |
| 平家物语 | (75) |
| 保元物语、平治物语 | (79) |
| 太平记 | (82) |
| 梅松论 | (86) |
| 五、神道说和史论 | (87) |
| 释日本纪 | (87) |
| 伊势神道 | (89) |
| 神皇正统记 | (90) |
| 六、正统的史书 | (93) |
| 吾妻镜 | (94) |
| 百鍊抄 | (97) |
| 六代胜事记 | (98) |
| 五代帝王物语 | (99) |
| 元亨释书 | (99) |
| 善邻国宝记 | (102) |
| 第三章 科学的历史研究萌芽的时代 | (104) |
| 一、幕府的历史编修(上) | (104) |
| 学问兴旺发达的基础 | (105) |
| 本朝通鉴 | (108) |
| 宽永诸家系图传 | (114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武德大成记 | (116) |
| 东武实录 | (117) |
| 二、幕府的历史编修(下) | (118) |
| 武德编年集成、御撰大坂军记 | (118) |
| 宽政重修诸家谱 | (119) |
| 史料 | (121) |
| 德川实纪 | (123) |
| 续德川实纪 | (124) |
| 朝野旧闻哀藁 | (125) |
| 古文书的搜集和利用 | (126) |
| 后鉴 | (127) |
| 三、水户藩的大日本史 | (128) |
| 编撰、出版的经过 | (128) |
| 与本朝通鉴的关系 | (130) |
| 三大特笔 | (130) |
| 史体 | (133) |
| 史料 | (135) |
| 书名 | (135) |
| 四、初期儒学家的业绩 | (137) |
| 林罗山 | (137) |
| 山鹿素行 | (140) |
| 山崎闇斋 | (143) |
| 栗山潜峰 | (144) |
| 三宅观澜 | (145) |
| 五、新井白石 | (146) |
| 近世史学史与白石 | (146) |
| 藩翰谱 | (147) |
| 读史余论 | (148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古史通 | (151) |
| 史疑 | (152) |
| 折焚柴记 | (153) |
| 六、国学家的古代研究 | (154) |
| 国学的意义 | (154) |
| 契冲 | (154) |
| 荷田春满 | (155) |
| 荷田在满 | (155) |
| 贺茂真渊 | (156) |
| 本居宣长 | (157) |
| 谷川士清 | (158) |
| 河村秀根 | (159) |
| 平田笃胤 | (160) |
| 伴信友 | (161) |
| 续史愚抄 | (162) |
| 野史 | (163) |
| 大势三转考 | (163) |
| 第四章 历史学成立的时代 | (165) |
| 一、公、私的修史事业 | (165) |
| 政府的修史事业 | (166) |
| 史料编纂所 | (168) |
| 维新史料编纂会 | (171) |
| 古事类苑 | (172) |
| 诸官厅的修史 | (172) |
| 旧藩、华族的修史 | (174) |
| 二、史学研究及其机构 | (175) |
| 帝国大学的史学科和国史科 | (176) |
| 东方史和西方史的分化 | (177) |

| | |
|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古文书学 | (178) |
| 考古学 | (179) |
| 地理学 | (180) |
| 三、史观的变迁 | (181) |
| 文明史体 | (181) |
| 学院史学 | (182) |
| 文化史观 | (185) |
| 社会经济史观 | (185) |
| 皇国史观 | (185) |
| 马克思主义史观 | (186) |

附录：

|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|
| 一、近代日本的史学和史观 | 沈仁安 | 宋成有(188) |
| 二、日本进步史学的发展和变化 | 沈仁安 | 李 玉(219) |
| 三、日本史学新流派析 | 沈仁安 | 宋成有(237) |

第一章 政府编修历史的时代

一、历史书的萌芽

回顾过去,作为现在及未来的借鉴。即使不作借鉴,回忆往昔,或喜或悲,亦人之常情。这无疑是形成历史意识的根本因素。所以历史意识与人同在,探讨其始于何时是徒劳的。

至于说到历史书籍,情况就不同了。出现书籍需要各种条件。首先要能够运用自如地掌握以文字表达语言的方法。内外刺激又必须成熟,以至引起用文字进行记录的欲求。具备笔录方法而又必需笔录时,才会把过去口传下来的往昔故事以某种形式整理成文。历史书就是从这里萌芽的。

日本具备上述条件,出现历史书的胚胎,大约在公元6世纪前半期继体、钦明天皇的时期^①。从偶然留传至今的若干金石文可以推察,这时由于汉字汉文传入日本已经很长时期,知识人掌握了使用汉字的音、训^②表达日本语言的方法。这个时代,国家又苦于内忧外患。皇室由于多年不断的骨肉相争,加上出现两代天皇无皇子,竟至陷入缺乏皇位继承人的凄凉境地。武烈天皇^③后四方寻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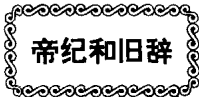
① 继体天皇:第26代天皇,507—531年在位。钦明天皇:第29代天皇,540—571年在位。

② 音、训即音读和训读。按汉字的字音读汉字称音读,用日本固有的语音读汉字称训读。

③ 武烈天皇:第25代天皇,499—506年在位。

皇族子孙，终于从越前的三国^① 迎立了据说是应神天皇^② 五世孙的继体天皇。仕于朝廷的豪族之间争斗也很激烈，这又招致国家对外政策的分裂。从前深信由住吉大神^③ 授予应神天皇的日本在南朝鲜的宗主权，因新罗兴盛和百济叛离^④，从继体天皇时起就逐渐陷入危机。钦明天皇二十三(562)年遭遇到了古代日本对外政策失败的最初的决定性事件，那就是任那日本府^⑤ 的灭亡。

国家内忧外患必然促使当时的为政者加深对历史的反省。比较今日衰运，想起昔时昌盛，大概是悲喜交集吧。并且也包含着对今后发展的希望，而想把传到自己的传说留给后世。于是用文字把父传子、子传孙地口口相传的传说记载下来的时机成熟了。这时记录下来的就是日本最早的历史书，名“帝纪”、“旧辞”。

 帝纪别称“帝皇日继”，通俗易懂地说就是天皇的系谱。简明地记载了历代天皇的名字、父母、皇子皇女、后妃、在位年数、宫城以及山陵所在地等。旧辞别称“本辞”或“先代旧辞”，是各种各样的故事和传说。汇集了众神神话以及天皇和英雄事迹、男女相思求爱故事、地名起源、歌谣由来等传说。

这两部书今已失传，仅能从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推测其大概内容，因为古事记和日本书纪是以这两部书为主要材料而写成的。学者们对于帝纪、旧辞已提出了种种推论，这里不探讨那些细节。只想指出一点，即两书的笔录最初一定是在宫廷里进行的。后来由

① 越前：今福井县北半部。三国是越前的地名，指九头龙、日野、足羽三大川下游的平原地区。

② 应神天皇：第15代天皇，约4世纪末叶至5世纪初期在位，传说色彩很浓。

③ 住吉大神是卫护濑户内海一带航路安全的神。

④ 新罗、百济是朝鲜三国时期(公元4—7世纪)半岛南部的两个国家。

⑤ 日本学者主张任那日本府是公元4—6世纪日本在朝鲜半岛南端建立的殖民基地。